# 論文管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論文管見
作者：黃宗羲　明末清初

本作品收錄於《黃梨洲文集/09》

卷九・雜文類

昌黎「陳言之務去」，所謂陳言者，每一題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，纏繞筆端。剝去一層，方有至理可言。猶如玉在璞中，鑿開頑璞，方始見玉，不可認璞為玉也。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，則必如《曹成王碑》，乃謂之去陳言。豈文從字順者，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？

言之不文，不能行遠。今人所習，大概世俗之調。無異吏胥之案牘，旗亭之日歷。即有議論敘事，敝車羸馬，終非鹵簿中物。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，將平日一副家郤，盡行籍沒，重新積聚。竹頭木屑，常談委事，無不有來歷，而後方可下筆。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為清真，反視此為脂粉，亦可笑也。

作文雖不貴模仿，然要使古今體式，無不備於胸中，始不為大題目所壓倒。有如女紅之花樣，成都之錦，自與三村之越，異其機軸。今人見歐、曾一二轉折，自詫能文。余嘗見小兒搏泥為，擊之石上，鏗然有聲。泥多者聲宏，若以一丸為之，總使能響，其聲幾何？古人所以讀萬卷也。

敘事須有風韻，不可擔板。今人見此，遂以為小說家伎倆。不觀晉書、南、北史《列傳》，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，使其人之精神生動，此頰上三毫也。史遷伯夷、孟子、屈、賈等傳，俱以風韻勝。其填《尚書》、《國策》者，稍覺擔板矣。

文必本之六經，始有根本。唯劉向、曾鞏多引經語，至於韓、歐，融聖人之意而出之，

不必用經，自然經術之文也。近見巨子，動將經文填塞，以希經術，去之遠矣。

文以理為主，然而情不至，則亦理之郛廓耳。廬陵之志交友，無不嗚咽；子厚之言身世，莫不淒愴；郝陵川之處真州，戴剡源之入故都，其言皆能惻惻動人。古今自有一種文章，不可磨滅，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。而世不乏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皆以大文目之。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，所謂刳然無物者也。

作文不可倒卻架子。為二氏之文，須如堂上之人，分別堂下臧否。韓、歐、曾、王，莫不皆然；東坡稍稍放寬；至於宋景濂，其為《大浮屠塔銘》，和身倒入，便非儒者氣象；王元美為章篤誌，以刻工例之徵明、伯虎；太函傳查八十，許以節俠，抑又下矣。

廬陵《誌楊次公》云，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，以修言為可信也，然則銘之其可不信；《表薛宗道》云，後世立言者，自疑於不信，又惟恐不為世之信也。今之為碑版者，其有能信者乎？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，子孫之不信，先自其官爵贈謚始。聊舉一事，以例其餘。如丁乾學主江西試，以試策犯時忌削籍。有無賴子高守謙，結黨十餘人，恐喝索賂。丁不應，遂掠其資以去，丁尋死。崇禎初，昭雪死事者，竄名其中，得贈侍讀學士。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，□□抗疏糾參，幾至不測。閣臣為之救解，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，□□辯論侃侃，被拷掠而斃。崇禎初，贈侍讀學士，謚文忠。脫空無一事實。不知文忠之謚，誰則為之？且並無賴之高守謙，授以偽官，真可笑也。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，黃汝亨已臥疾不能起。奄敗，遂有言汝亨入祠不拜，為守祠奄人所梃，因而致死。以之入奏者，今無不信之矣。近見修誌，有無名子之子孫，以其父祖入於文苑，勃然不悅，必欲入之儒林而止。嗚呼！人心如是，文章一道，所宜亟廢矣。

所謂文者，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。心苟未明，劬勞惟悴於章句之間，不過枝葉耳，無所附之而生。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。凡九流百家，以其所明者，沛然隨地湧出，便是至文。故使子美而談劍器，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；柳州而敘宮室，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。此豈可強者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